

(台 湾)
独孤红作品集

十二郎

上



目 录

第一章	雕玉观音的人	1
第二章	雷家堡	31
第三章	放长线	51
第四章	鲍家获庇	65
第五章	抱犊寨下	87
第六章	劫镖	113
第七章	仗义援手	157
第八章	八方镖局	179
第九章	绝招	199
第十章	天桥七怪	215
第十一章	尔虞我诈	252
第十二章	奇变	280
第十三章	意外收获	322
第十四章	出困	378
第十五章	逃亡	411

第十六章	关外客·····	451
第十七章	殉情·····	498
第十八章	奸泉末路·····	552
第十九章	逆子慈母·····	591
第二十章	执迷不悟·····	615
第二十一章	三才教·····	667
第二十二章	探虎穴·····	718
第二十三章	入伏·····	746

第一章 雕玉观音的人

雪，已经化了，满地泥泞。

怎么不？这条路上打日出到日落就不知道要走过多少人、多少车辆、多少牲口。

究竟有多少，没人数过，谁吃了饭闲着没事儿坐在道旁数这个去，反正，脚印一双双，车辆印儿一条条，脚印一个个，印在地上一遍又一遍，满地泥泞，泥星又溅得老远，连遥远路边那光秃秃的老树干上都是。

雪是化了，风还挺大，似利刃儿般，刮着，刮进人脖子里使人浑身打哆嗦，刮在脸上几乎把人的脸割裂，北方人都知道，也都领略过。

这条路，本是条黄土路，在别个季节里，地上厚厚的一层，人马过处，车辆辗过，再碰上一阵阵风，黄土满天，老半天瞧不见人影。

这条路，笔直的一条，东望望没头儿，西望望也没头儿，这么长的一条路，一天不知有多少人打这条路过，要是没个歇脚地儿那还行？

有这么个人，他为别人想，也为自己打算，就在这路道旁两棵柏树下筑了那么一大间茅草房，卖吃卖喝，还让人坐着歇脚，门口一块招牌挂得老高：十里铺。

在这个季节里的这一天，看看天色快晌午了，天还是阴沉沉、黑压压的一片，没边儿，头顶上跟扣了个大锅似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十里铺的门口那块土墙上，半坐半倚的靠了一个男人，一个小伙子，小伙子也不算小了，看年纪也该二十出头了。个子长得挺好，人长得更不赖，长长的眉，斜飞几乎入了鬓，那双眼睛挺大，也挺有精神，黑的乌黑，白的雪白，还透亮儿，也带着机灵。

那鼻子，挺直，高高的，那张嘴，嘴角微微向上翘着点儿，带着几分俏皮，就这么个人，这么个小伙子。

要说他是靠在那儿晒日头，那是老叫驴跟在马屁股后头，不对劲儿，这种天儿哪还有日头儿，只有那刀儿一般的寒风，要说他是等在那儿逢人去伸手乞讨，那是更冤枉，小伙子他哪里像个要饭的叫化子，你瞧。

上身一件皮袄，下身一条皮裤，旧是旧了点儿，可是皮裤没补钉，浑身上下没一点脏。皮袄领口敞开着，两个扣子没扣，里头的毛往外翻着，腰里系一条宽皮带，脚下一双旧皮靴，头上一顶皮帽，仿佛往上掀着，衬得小伙子有一股让人说不出来的劲儿，就为这，这会是要饭的叫化子，谁又敢相信。

那么，他靠在那儿干什么？

瞧吧，绝了，没这种买卖，没这种生意。

他右手是一柄小刀，刀口儿挺薄，通体雪亮，看上去挺快，左手握着一块白白的，石头似的东西，那一块，下半块还是有角有棱儿的，上半块却已成了像，一个女人的半身像，想必，他还要往下刻，还没刻好。

不是么，他正在一刀一刀的刻，一刀下去，那一块跟豆腐

似的，应刀掉下一片，一块，他毫不费劲，虽信手挥刀，可是刻出来的像却栩栩如生，好手艺，较诸当代的几位名匠毫不逊色。

大冷天里靠在十里铺门口刻这玩意儿，已经够瞧的了，再瞧。

蓦地，这条路的西头儿，出现了两条黑影，来势甚快，那是两人两骑。

小伙子的刀加快了，一刀刀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真的，是两人两骑，忽然间来近，看得更清楚，两匹俱是一般的黑马，高头神骏，行家一看就知道是异种，准定是关外来的，再看那配备，不须行家，任何人一看也知道名贵异常。鞍上，是两个高大魁伟大汉，都是一脸的络腮胡，精神十足，威态逼人，两人的右腿边儿上还挂着一具革囊。

这两个大汉打扮装束跟小伙子差不多，可是人家那身行头可比小伙子的高明，帽是獭皮，皮袄硬是黑貂，就论这身行头，怕不值个千儿八百两的，小伙子跟人家一比，可就寒伧多了。

两匹黑马来近，人立，马嘶，打旋儿，一起钉住，好俊的骑术。

两个大汉下马，把马在门前拴马场上拴好，解下鞍边革囊，并肩大步，往十里铺走来，人到门口，小伙子最后一刀恰好刻完。

栩栩如生的一尊观音像，雪白的一尊，连一点瑕疵都没有，任何人一见都会爱不释手。

小伙子伸胳膊，出刀，刀口向外，正迎着两个大汉的四条腿，两个大汉脸色一变，倏然收腿停步，浓眉一掀，还没有说话，小伙子笑了，一咧嘴，好白的一口牙，先开了口：“二位，

留一步，随便赏几个，好让我买几个包子买碗酒。”

左手一抬，递过了那尊观音像。

敢情，他要卖，而且是随刻随卖。

两个大汉脸色恢复了正常，左边那大汉目光一凝，开了口，好宏亮的嗓门儿，能震得人耳鼓做响：“什么意思？”

小伙子一欠身站了起来，个头儿可不比那两个矮，顾长的身材，挺得直，怕找不出几个来：“二位，大冷天里回家，不捎点儿稀奇东西回去，捎什么好？没有比这个好的，二位应该是识货的行家，请瞧瞧，上好的和阗玉，连一点瑕疵都没有，这尊观音像搁在别处，少说也值几百两，我请二位随便赏。……”

右边大汉抬起毛茸茸的大手，劈手一把夺过了那尊观音像，凝目一看，讶然的说道：“不差，确是上好的和阗玉，你……”

小伙子一咧嘴，微微笑道：“别的没有，和阗玉我多得很，二位请看……”

他回手往身后指了指，身后头，土墙根儿有一个布袋，布袋里鼓鼓的，有角有棱儿的，敢情一布袋玉石。

两个大汉本能的一怔，小伙子接着又说了话：“二位要是嫌一尊不够，我可以马上再雕，要几尊有几尊，二位不妨进去坐坐，一壶酒的功夫。”

两个大汉对他快速的手艺似乎没多大兴趣，右边大汉凝目道：“你哪里来这么多和阗玉？”

小伙子道：“这没什么稀奇，我们那儿要多少有多少。”

右边大汉说道：“这口袋全是和阗玉？”

小伙子道：“是的，二位。”

右边大汉自左边大汉手里抢过那尊玉观音看了看之后，凝

目问道：“你说这值——”

小伙子截口说道：“这尊观音像要是搁在别处，少说值几百两，我做的是过路生意，这在我眼里也不算什么了，二位随便给。”

右边大汉一点头，道：“那好，这一尊我先拿了，仍照这一尊再雕一尊，待会儿我俩走的时候再拿，银子一块儿给。”

小伙子乐了，道：“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左边大汉一皱浓眉道：“大哥，你要这劳什子干什么？”

“干什么？”右边大汉接着道：“问得好，把这两尊观音像带回堡里，往上一献，还怕爷不高兴么？我包他会爱不释手。”

左边大汉点了点头道：“好吧，听你的了。”

迈步掀棉布帘进了十里铺。

右边大汉望着小伙子道：“要快，待会儿我们来拿了就走。”

小伙子道：“你放心，莫说是一尊，二位就是要十尊我也赶得出来，二位尽管进去歇脚取暖去，要是耽误了二位的事，我那尊观音像分文不要，奉送就是。”

右边大汉一点头道：“那就好。”

掀起棉布帘进了十里铺。

小伙子笑了，生意做成了，馍、酒有了着落了，哪能不笑，他矮身靠在墙边儿，从身后布袋里掏出一块玉石又开始雕上了。

当一尊观音像雕了一半的时候，从十里铺前这条路的东头，驰来一辆单套高篷马车，车前两匹马，雪白，马上两个白净脸中年汉子，穿的都是雪白狐裘，气概、阔绰，不亚于刚才那两个大汉，所不同的是刚才那两个大汉粗犷豪迈，带点很浓的江湖通俗气息，这两匹白马上两位，则不知来自哪个大户人家，文文静静的，可是这份文静之中，含有一种超人，且如岳峙一

般的镇定。

两匹白马配银镫银鞍，鞍边挂着一个细巧的革囊。

两人两骑后的那辆单套高篷马车，车把式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一张鸡皮老脸，眉毛胡子都白了，头上扣顶三块瓦看不见头发。相信头发也是白的。

两匹马前导，马车在后头紧跟着，当车马经过十里铺门口的时候，老车把式突然控缰停了下来，把鞭往车旁一插，自言自语地道：“酒没了，馋得喉咙冒火，我去打一葫芦酒去，路上好喝喝，要不然我挨不过一里路了。”

说着往身后一摸，提起一个大红葫芦来，就要下地。

这时候，车篷里传出了清朗话声：“敖老，外边儿有歇脚的地儿么？”

老车把式扭头望向车篷，道“怎么？您醒了，已到十里铺了。”

车篷里那清朗声道：“那索性把车往边儿上靠靠，我也下车歇歇去。”

老车把式应了一声道：“您下车吧，可别坐久了，咱们还得赶路，这种天儿路不好走，平常日子一口气数十里，如今只能走七里路就算不错了。”

说着，他把葫芦往座位上一放，顺手掀开了车篷。

车篷掀处，从车里钻出个人来，这个人一出来，阴沉黑暗的天为之一亮。

那是位年轻人，一位年轻的公子哥儿，一身雪白的狐裘，白里透红的一张脸，弯弯的两道眉，一双凤眼，白的白，黑的黑，水汪汪的，比那雕观音像的小伙子那双眼还分明。

那鼻子，小巧而玲珑，那张嘴，鲜红鲜红的，娇生惯养的

公子哥儿，脸蛋儿嫩得能拧出水来。

这一位公子哥儿，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身材略嫌矮小了一些。

俊公子哥儿刚下了车，一双干净的皮靴沾上了泥，他皱了皱眉道：“这种天儿，真讨厌。”

东看看，西看看，想找块好地儿下脚，可是哪有好地儿呢。

俊公子哥儿一下车，两匹白马上那两个中年白裘汉子也下了马，顺手解下那个细长的革囊走过来。

车辕上那老车把式一扬手中红葫芦，开了口：“那我不进去了，我待在外头看车看马，你两个待会儿给我带一葫芦酒出来就行了，”说完一顿又说道：“接住了！”

手一松，葫芦脱手飞了出来。

左边那中年白裘汉子扬手接住红葫芦。

俊美公子哥儿在前，两个中年白裘汉子提着革囊在后头，好不容易的挨到十里铺门口。

刚要走进去，那位俊公子哥却又停了步，凝目，他望着小伙子手里那尊刚雕好的观音像道：“好手艺！”

小伙子抬眼咧嘴一笑：“您夸奖。”

俊公子哥儿跟着又是一句：“怕是和阆玉……”

小伙子道：“您是位识货的行家。”

俊公子哥儿指了指那尊观音像，那双手白皙修长，手指头根根似玉，比那块和阆玉毫不逊色。

“你这是——”

小伙子道：“随雕随卖，换几个钱卖酒喝。”

俊公子哥儿一怔：“换几个钱卖，像这种玉观音卖多少钱一尊？”

小伙子道：“哪位要是看中了，随便给都行。”

俊公子哥儿叫道：“随便给，阁下，要知道这是和闾玉……”

小伙子含笑说道：“谢谢您，我知道，我是和闾来的。”

俊公子哥儿道：“你可知道，这是一尊玉观音，价值连城……”

小伙子笑着说道：“我也知道，这种玉石是一种名贵的东西，雕刻亦是一种不俗的手艺，一尊玉观音只适于名士淑媛，我若是要价，那是俗，您说是不是。”

俊公子哥儿怔了一怔，一双凤眼睁得老大凝望着小伙子，一会儿才道：“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阁下这种雅人，我不敢说买，我拿样东西换你这尊玉观音，行么？”

小伙子一抬头道：“抱歉！”

“怎么？”俊公子哥儿忙道：“你非卖不可？”

小伙子摇头说道：“那倒不是，只是这尊玉观音别人订了，买主正在里头歇脚取暖，出来就要拿走，我这儿正赶哪。”

“啊，”俊公子哥儿那白里透红的脸泛起了失望神色，但旋即他两眼一睁，又道：“那……你还有没有，能不能再给我雕一尊，我能等，等多久都行。”

“那行，”小伙子含笑点了头：“我再给您雕一尊，只是，怕您得多等会儿。”

刚才还讲快速，怎么如今碰上这位俊公子哥儿，却要人多等会儿？

俊公子哥儿精神一振，好不高兴，忙道：“行，行，我刚说过，等多久都行。”

小伙子含笑摆摆手，道：“那您请吧，雕好了我会给您送进

去。”

俊公子哥儿迈步要进十里铺，可是突然他又停了下来，望着小伙子眨眨眼道：“进去雕不好么？我请你喝一杯，一边儿喝一边儿雕。”

小伙子摇头说道：“谢谢您，这种手艺不能分心，刀刀都要恰到好处，毫厘之差那就不算上品，也白糟蹋一块美玉。”

俊公子哥儿点头说道：“说得是，说得是，那么我就不敢勉强你了，可千万好好给我雕一尊，我不会少给你的。”

小伙子笑笑说道：“我只求一顿饭，多了我也未必要。”

俊公子哥儿一怔，深深的看了小伙子一眼，没再说话，带着那两个中年白裘汉子掀帘走进了十里铺。

小伙子又笑了，矮着身子靠到了土墙根儿。

没多久十里铺棉布帘掀动。从里头一连走出好几个人，瞧这些人的神色，个个带着仓惶，就在这时，小伙子站起了身子，一手拿着那尊雕好的观音像，一手提着那布口袋。迈步也进了十里铺。

如今的十里铺里只有两张桌子坐着人，那是把门的一张，跟靠里的一张。

靠里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俊美公子哥儿，也许是十里铺里头比外头暖和，再不就是因为酒意，俊公子哥儿本来白里透红的那张脸，如今更红了，像搽了胭脂似的。

把门那张桌上，坐着那两个魁伟的大汉，两具革囊放在桌子上，两对锐利的眼神，直瞪着靠里的那张桌。

那两个穿白裘的中年汉子则站在俊公子哥儿身后，手里仍提着那细长的革囊。

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十里铺里的气氛扯得很紧，隐隐的令

人有股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可不是么，瞧，那掌柜的跟两个伙计站在柜台边儿上，脸儿像纸一般白，浑身在打哆嗦。

小伙子似乎没发觉到不对，他似乎也没看到，一进十里铺便低着头到了两个大汉的桌子前：“二位，这一尊玉观音雕好了。”

两个大汉看都没看他一眼，右边那大汉道：“放在桌上，站远些！”

小伙子一听怔了一怔，可是他没多说话，依言把那尊玉观音放在了桌上，他迟疑了一下，赔笑着又说道：“二位的赏钱……”

右边大汉砰然一声拍了桌子。转过头来一瞪眼。喝道：“聋了么，给我站远点儿，少不了你的。”

小伙子又一怔，没敢再多问，答应着向后退去。

这时候那俊公子哥儿开了口。“阁下，请到这边儿来坐，别让疯狗咬了你。”

小伙子似乎没听懂，眨动了一下两眼，道：“疯狗，哪儿来的疯狗？”

嘴里说着，眼还一直在满地寻找，最后，他那双目光射落在两个大汉身上，若有所悟，轻轻的哦了一声。

这一声哦却出了祸事，右边大汉浓眉一轩，怒声骂道：“妈格巴子。”

一按桌子就要往起站，左边大汉伸手拦住了他，冷冷说道：“老二，你好心情。”

右边大汉冷哼一声，没动，尽管他没动，小伙子可寒了心，敬鬼神而远之，退得远远的，到一张桌前坐了下去，手往下探，

摸着摸着从布口袋里摸出一块玉石，竟然坐在那儿又雕了起来，根本不知道眼前有这场暴风雨即将发生。

俊公子哥儿看了他一眼，两道长眉一皱，转眼望向两个大汉，冷冷说道：“我跟你们话在前头，既然是冲着我来，就别跟人过不去。”

左边大汉咧了嘴，笑得狰狞：“这请放心，我兄弟还怕脏了两只手呢。”

俊公子哥儿道：“那就好，你两个是什么意思，明说吧。”左边大汉道：“没什么别的意思，我们少主把雷家堡整个儿修葺一新，只为请您去一趟！”

“那容易！”俊公子哥儿道：“回去告诉你们少主一声，我最近没空！”

左边大汉笑道：“鲍姑娘，以您的身份，不该说这话。”

鲍姑娘！敢情是位姑娘，俊公子哥儿脸一红眼角扫了小伙子一下，小伙子全神贯注在玉石之间，根本就没听见。

俊公子哥儿当即又把目光转向两个大汉，道：“这话什么意思？”

左边大汉咧嘴道：“我兄弟已经跟到了十里铺，您该知道雷家堡的规法，您说，我兄弟敢这么空着手回去？”

俊公子哥儿淡然一笑，道：“你们雷家堡的规矩我知道，可是你雷家堡的人也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要说个不字就是不，谁也拿我没办法。”

左边大汉笑道：“这个我兄弟知道，您是出了名的刚烈，只是，我兄弟为了项上这颗人头，说不得也不妨冒险试上一试了。”

话落，伸手就去抓桌上革囊。

突然，一个苍劲而冰冷的话声从门口传了进来：“谁敢动一

动，我要谁的爪子。”

左边大汉神情一震，手是抓住了革囊，可是他一时没敢往起拿，他问了一声：“你是……”

那苍劲冰冷声说道：“赶车的。”

可不是么，十里铺门口，那块棉布门帘前，可不正站着那位老车把式，就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

左边大汉脸色一变，居然把那只抓住革囊的手又缩了回去。

老车把式冷哼一声道：“你两个听清楚了，今儿个我们还要赶路，没工夫……”一顿，话声倏然转平和：“酒给我打好了么？”

俊公子哥儿身后，左边那白裘汉子立即答道：“敖老，打好了。”

车把式转望俊公子哥儿，道：“你该歇够了，咱们还得赶路。”

俊公子哥儿转眼望了小伙子一下，小伙子那手里观音像已雕好了一半，他当即转过眼又道：“敖老，你也进来坐会儿好不，我们等这尊玉观音，马上就好了。”

老车把式眉毛一皱，迈步就要往里走，忽然，他霍然一个大转身，一掌劈向那块厚厚的棉布长帘。

砰然一声，棉布帘没动，老车把式自己却踉踉跄跄直退了好几步，他脸色大变，身形倒退，一闪退到俊公子哥儿身前，神情紧张的望着那块棉布帘，一双老眼紧盯，一眨不眨。

两个大汉面有喜色，四眼圆睁，霍然站起，往两边一退，二人恭谨的躬下身去。

这时，那块棉布帘往里掀起，一阵刺骨寒风刮了进来，吹得屋里一冷，能让人打心里直哆嗦。

随着这阵刀儿一般的寒风，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是个中年人，瘦瘦的，个子高高的，穿一件灰鼠皮袍，气派阔绰，像

个有钱大爷，长眉细目白净脸儿，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

他背着手，一进来便盯上了老车把式，含笑说道：“敖老好俊的听觉，还好是我，要换个别人岂不被拍上了。”

老车把式直望着他没说话。

俊公子哥儿的神情已不如先前那么镇定，显着他有了不安，他开了口：“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中年小胡子淡然一笑道：“马武、马威兄弟应该告诉过鲍姑娘，还用我再多说么，天色不早，晚了不好走，正好鲍姑娘自己有车，这顿吃喝挂在雷家堡的帐上，您请起驾吧。”

俊公子哥儿霍然站起，中年小胡子脸色一沉，目光扫了老车把式和两个白裘汉子一眼道：“鲍姑娘应该不会愿意连累别人。”

俊公子哥儿脸色大变，老车把式身形突然暴长半尺，一部白胡子根根直起，神态逼人。

俊公子哥儿忙伸手拦住了他，道：“敖老，别这样，就让我到雷家堡坐坐去吧。”

老车把式威态倏敛，一颗白头垂了下去，没有说话。

中年小胡子笑了，笑得得意而阴，接着：“马武、马威，护驾。”话落，他转身就要往外走。

突然，那张桌子站起小伙子，他开了口：“喂，喂，这位，慢点儿，请留一步。”

中年小胡子停步回身，目光一凝，道：“你叫我？”

小伙子未语先笑，道：“我正是在叫您。”

中年小胡子道：“你是干什么的？”

小伙子一指两个大汉道：“这两位知道，我是卖玉观音的，您瞧，他两位照顾我的生意，一口气买了两尊……”

中年小胡子目光扫向那两尊玉观音，两眼中突现奇光，长眉一掀，道：“好玉，好手艺。什么事？”

小伙子道：“您夸奖，我请教，您是不是要请这位，这位鲍姑娘做客去？”

中年小胡子道：“不错，怎么？”

小伙子道：“我想跟您打个商量，您是不是能等一会儿。”

中年小胡子道：“你什么意思？”

小伙子道：“是这样的，这位姑娘买了我一尊玉观音，可是我还没雕好，所以，请你……”

中年小胡子，哦的一声，转眼望向俊公子哥儿，道：“是么？鲍姑娘。”

俊公子哥儿道：“不错，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订的。”

中年小胡子微微一笑道：“既然这样，我岂敢急急催驾，只是……”目光一转，落在小伙子身上，接道：“要等多久？”

小伙子摇头笑道：“那可难说，您知道，无论什么事都是开头难，收尾也难，尤其是雕玉这种手艺，一刀不好便会前功尽弃，不但不能算上品，也白白糟蹋了一块上好的美玉……”

中年小胡子倏然一笑道：“你是个有心人，既然你这么说，我不能等，鲍姑娘也只好不要这尊玉观音了。”

小伙子忙摇头说道：“那不行，这是我的生意，我靠这吃饭，说什么也得等我做成这笔生意。”

中年小胡子笑意更浓，深深盯了那小伙子一眼，笑容忽然一敛，脸色随着一沉，冷然喝道：“马武、马威，催驾。”

两个大汉一转身，恭应一声，伸手抓起桌上革囊，大步逼向俊公子哥儿那张桌。

小伙子迈步截了上去，道：“君子不挡人财路，几位这是存